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奥巴马国情咨文 斥朝鲜挑衅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2 月 13 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誓言和美国盟国一同采取“坚决行动”，对抗朝鲜进行第 3 次核测试的“挑衅行为”。奥巴马告诉国会：“朝鲜政权要知道，他们必须履行国际义务，才能达成安全繁荣。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这种挑衅行为，只会更进一步孤立朝鲜。我们和盟国站在一起，强化我们的导弹防御，并领导世界采取坚决行动应对这些威胁。”他同时表示将和俄罗斯政府合作，减少美国自身和俄国的核武储备。他承诺：“我们将和俄罗斯合作，寻求进一步减少我们的核武储备，并持续领导全球，努力确保核武不会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花旗报告：五年后美国将无须进口原油

据 NBC 新闻网 2013 年 2 月 22 日报道，花旗集团(Citigroup)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表示，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品正在迅速发展，而相关需求正在迅速下降，在短短五年后，美国可能不再需要从加拿大以外的任何国家进口石油了。据报道，花旗集团的莫尔斯（Edward Morse）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预测全球能源行业将发生戏剧性变化，这包括美国将在短短几年内从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转变为一个能源出口国。这种转变可能大幅降低石油价格，因此使欧佩克（OPEC）、俄罗斯和西非等石油生产国的收入受限。这些国家都面临新的挑战：不仅美国和加拿大在增加产量，伊拉克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增产。莫尔斯和其他花旗分析师在其报告中说：“欧佩克会发现，再过 60 年其生存将面临挑战。但是，这些结果并非全都是积极的，因为当涉及到能源的地缘政治时，结果很可能是不对称的，有明确的赢家和输家。”美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赢家。因为通过“开采”和其它非传统钻井技术使石油和页岩天然气产量增长成为可能，所以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可能被延长。去年美国原油产量是美国历史上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每天的产量增加 116 万桶。像德州和北达科他州等石油生产蓬勃发展的地方，去年九月失业率只有 3%，为全国最低，大幅低于全国平均失业率的 7.8%。花旗分析师们还预计由于便宜的电力，将推动美国进入工业化新时

代。他们列举了几十个美国各地在汽车、化工和钢铁等行业已经开始或计划的工业项目。欧佩克和其它石油生产国家将不得不适应较低价格世界。花旗集团预计，到 2020 年，国际标准的布伦特原油（Brent crude）可能从最近的每桶 90 美元至 120 美元降至每桶 70 美元至 90 美元。这将低于许多石油生产国所要求的盈亏平衡水平。沙特阿拉伯要求的价格是每桶 71 美元，科威特为每桶 44 美元，但许多其它国家盈亏平衡水平是 110 美元或更高。莫尔斯还说：“这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在美国我们几乎建成了每天 200 万桶的管道输送容量。今年，美国实际上每天将减少约 70 万桶的轻质低硫（light sweet）原油进口。我们认为，这一点加上其它产品，结果将使价格维持在平均水平上。到 12 月底，每桶油价比现在要少 10 美元。”该报告称，当美国和加拿大崛起时，一些石油生产国可能面临成为“失败国家”的威胁，因为当能源收入下降时，这些国家的领导在竭力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时面对更大压力。而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国，可能弥补它们的部分需求，但不是全部。去年秋天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到 2017 年，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国际能源机构还预测，到 2030 年左右，北美可能成为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而到 2035 年，美国石油几乎可以自给自足。

奥巴马接见安倍 东北亚紧张时刻加强同盟

据美联社 2013 年 2 月 22 日报道，在中日领土争端和朝鲜核试验引发高度紧张的时刻，奥巴马总统欢迎日本新首相安倍到白宫，以加强美国的核心联盟。该文称，随着日本最近几个月跟中国就资源丰富的钓鱼岛发生争执，安倍倡导跟华盛顿建立更强大关系。安倍周四（21 日）下午抵达美国并将在周六早上离开。文章称，美国跟日本的伙伴关系是持久的并且是华盛顿亚洲政策的基石，但是建立领袖之间的个人默契一直是困难的。随着日本在它长期的经济困境中挣扎，首相人选一直像走马灯一样变换。安倍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第五个日本首相。在搅动东北亚的安全问题上，美国和日本在面对朝鲜的远程火箭发射和上周的核试验问题上将团结协作，并重申他们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更严厉的制裁。他们可能也将讨论军事合作和导弹防御。文章说，更敏感的问题将是奥巴马和安倍如何面对日本跟中国就钓鱼岛的纷争。中国已经加强在日本视为它的领海的巡逻，增加了可能点燃冲突的担忧。紧张局势凸显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之间的竞争。东京上个月指责中国的武器制导雷达锁定日本驱逐舰和直升机，视此为危险的升级。北京指责东京捏造报告诋毁中国。安倍将寻求美国重申条约义务，万一发生冲突它需要帮助日本，上个月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她说美国反对任何寻求损害日本管辖钓鱼岛的单方面行动。该新闻说，奥巴马可能将给予这个保证，但是将谨慎行事。美国跟中国在许多

问题上发生摩擦，比如华盛顿越来越担忧网络盗窃。但是美国希望避免该地区冲突并担心疏远北京，它需要在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上获得北京的支持以施压朝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 Danny Russel 说，奥巴马需要了解东京和北京之间的高层联系的最新信息。“奥巴马将不希望加强中国已有的印象，即美国和日本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华盛顿智库威尔森中心亚洲项目主任 Robert Hathaway 说。

美前副卿：中美关系是克里最大考验

美前副国务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伯恩斯（Nicholas Burns）2013 年 2 月 1 日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刊文称，奥巴马和克里 2013 年应该与中国新领导人举行更多会谈，只有与习近平等人更多接触，才能建立起相互间更深的信任，而领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在国际关系中时常起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在那些美国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寻求进展，比如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如何维持阿富汗的稳定，在非洲之角如何对付海盗以及如何共同努力恢复全球经济等。伯恩斯指出，如新国务卿克里想要取得成就，就必须将中国作为未来 4 年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点。因为 21 世纪美国的安全离不开亚太地区的平衡。而困难、复杂、不可预测的中美关系更能考验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的外交能力。

美保守智库专家呼吁美国介入钓鱼岛争端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迪恩 2013 年 2 月 12 日撰文称，鉴于中国东海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应继续介入钓鱼岛争端，并给日本坚实的支持。对于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应该保持何种姿态，程迪恩给出了如下建议：1. 在该地区部署美国民用执法船只和政府船只。2. 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3. 取消中国在环太平洋军演中的席位。程迪恩称，美国应该考虑在钓鱼岛海域部署更多的海岸警卫队。此举将使美国在无需部署额外军力的情况下表明美国的姿态。这些民用执法船彰显了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同时也减少北京对美国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指责。在文章最后，程迪恩称，美国在钓鱼岛海域的部署及对该地区的监视，一方面释放出支持日本的信号，另一方面也带来与中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尽管如此，从钓鱼岛争端中“撤退”是极其不明智的。

希拉里谢幕演说谈中美关系呼应习近平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1 月 31 日报道，国务卿希拉里当天在华盛顿发表了作为国务卿的谢幕

演说，阐述美国如何运用巧实力维持在全球的领导力。希拉里演讲中 5 次提到南海和自由航行问题。希拉里特别提到中国，她指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年的话相呼应。希拉里表示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首先体现在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包括美国加入东盟峰会，参与处理高风险的南海争端。她表示美国将会与东盟国家合作，确保美国的能源利益以及航行自由。她指出，由于能源争端，美国已大幅增加力度，由南海至东地中海以最终争取其他国家一同解决棘手问题；就如南海，要运用何种手法应对这种棘手危险的领土争端。习近平 2012 年 2 月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表示，宽广太平洋足以容下中美两国，中方欢迎美国在亚太促进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务卿克里：对非洲投资应看齐中国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2 月 21 日报道，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2 月 20 日来到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面对学校师生发表演讲，首次阐述外交政策，期间他称非洲大陆蕴含巨大商机，敦促美国对非洲投资应看齐中国。他称，“全球十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 7 个都在非洲大陆——中国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对非洲的投资已经超过我们，我们的工作远未结束。”此外，面对美国 3 月 1 日就将启动的自动减赤机制，克里在演讲中疾呼国会不应削减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强调帮助别国脱贫不仅能弘扬美国价值观，而且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回报，包括为美国产品创造市场并为美国未来发展投资。克里近期已踏上就任国务卿后的首次外访之旅，将在欧洲和中东穿梭，依次访问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及卡塔尔九国，讨论叙利亚、伊朗、阿富汗、中东和平等一系列问题。

坎贝尔称中国要接受美国在亚太的领导角色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2 月 11 日报道，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2 月 9 日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称，他并不清楚中国对美国是否有甚深成见，但“美中之间的确存在强烈的竞争。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持久而强势的角色，中国必须要接受这点，这很重要”。当被问及美中战略互疑时，坎贝尔称，这种互疑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未知信息不对等，一定程度是由于价值观的差异，美中正在消除前者的影响，但两国注定将在很多领域存在龃龉。美国在经济、政治等很多议题上与中国进行坦率的对话，但在知识产权、人权问题、网络安全、政治价值观等领域，两国则有着“相当紧张的关系”。但坎贝尔同时指出，中美关系的大局必定是相互合作。美国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在上演领导角色，但中国一直对这样的

角色持暧昧态度，因此他并不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乏尊重”。

重点关注

美东亚助理国务卿人选：“知华派”对决“日本通”

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任已逾一周，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手坎贝尔已于 8 日离职，但接替人选尚未敲定。据多维新闻了解的最新情况，备选名单上既有“知华派”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季浩丰（Frank Jannuzzi）等人，也有“日本通”薛迈龙（Michael Schiffer）、罗素（Daniel Russel）等人。在这一人选的争夺上，上演着“知华派”与“日本通”的“对决”。

美国国务卿克里上任已逾一周，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手坎贝尔已于 8 日离职，但接替人选尚未敲定。据悉，克里对自己属意的人选守口如瓶。多维新闻此前曾报道，“知华派”卜睿哲、季浩丰以及“日本通”薛迈龙等人可能出任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而据多维新闻最新了解的情况，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罗素、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防长李伯特（Mark Lippert）都在备选名单上。

与参院外交委员会顾问薛迈龙一样，罗素堪称“日本通”，他曾担任日本驻大阪及神户的总领事，此后在国务院负责对日事务工作。他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的助手。如果罗素得到克里的青睐，一些日本观察家认为有利于重振停滞不前的美日关系。今年 1 月，正当中日钓鱼岛争端危机再起之际，罗素与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访问日本。他当时表示，美国官员前往东京是为了“传达奥巴马政府对继续加强美日同盟的坚定承诺”。

薛迈龙更是一位“知日派”。他在 2012 年之前在国防部任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目前进入参院外交委员会担任顾问，曾与克里共事近一年。他于 1995 年至 2004 年为参议员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担任顾问；2004 年至 2006 年，他在日本的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日立国际关系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他进入美国史丹利基金会，并于 2009 年进入国防部。

薛迈龙特别看重美军在日本的存在。在 2011 年 3 月日本大地震后，薛迈龙曾表示，日本遭遇的地震和海啸灾难凸显了美国在东亚增强部署的重要性，美国在日本维持前缘部署非常关键，而

且陆战队第 3 远征军（MEF）是夏威夷至印度间的唯一地面部队，如果无法在冲绳部署陆战队，美军将无法在此区域内出现危机时，发挥吓阻、防卫及战斗力量。

相比之下，卜睿哲、季浩丰二人则是典型的“知华派”，卜睿哲具有 20 年的公共服务生涯，横跨美国国会、情报界和美国国务院，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和陆军服役，是研究亚洲事务和中国问题的专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专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美关系、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安全，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敏感和核心议题。

季浩丰也是一位中国通，精通中文，曾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东亚政策主任长达 15 年，熟悉东亚事务，曾是副总统拜登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的幕僚，此后又为目前外交委员会主席克里的顾问。他曾在美国情报研究局担任东亚问题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朝鲜局势等问题。他目前在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担任副执行董事，负责指导该组织的华府游说工作。

有分析认为，季浩丰、卜睿哲、李侃如、贝德等人代表了“知华派”的崛起。美国的东亚政策班子经常会出现“知华派”与“知日派”的争夺。历史上，由于冷战和同盟的原因，“知日派”往往在美国的东亚班子里占主导，小布什执政初期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是典型的“知日派”，但在后期却换上了越来越多的“知华派”，奥巴马政府则延续了这一趋势。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精通中文，常年往返于中国，而且多为民主党旧臣，他们在中国媒体的曝光率有时比在美国媒体还高，有中国人脉，非常重视从“特殊渠道”获取信息。有分析人士认为，“知华派”归根结底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崛起。

盘点哈格尔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哈格尔（Chuck Hagel）出任美国国防部长，1 月 31 日，国会举行有关哈格尔的听证会，在媒体热议哈格尔之际，哈格尔执掌五角大楼以后将会如何执行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如何面对美国现在面临的诸多世界挑战？

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

哈格尔认为，美国之所以深陷阿富汗 12 年，就是因为美国在阿富汗的举动远远超过任务范围，现在连任务是什么也不清楚了。哈格尔认为，应该以“更灵活的外交政策解决阿富汗内部政治问题”，可以从越南战争中学习一些经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这样，不但已经迷失于伊拉克战争，而且还高估了美国改变伊拉克社会的能力。

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问题

哈格尔认为，美国应该在利比亚问题上稍微理智一点（a little judicious），把利比亚打造成一个美国成功干预中东国家政府治理危机、并作为美国未来 20 年可以参考的典型，通过强有力的联盟以及利益的结合实现干预。在他看来，利比亚和叙利亚可以用政权更迭实现成功干预，伊朗主要是核问题，但如果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将会引发一系列新的导火线（combustible elements）。哈格尔希望在这些国家的问题上，可以通过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崛起

哈格尔说，中国崛起已成现实（The rise of China is a reality），他对中国正在发展壮大表示欢迎，中美两国在符合各自利益的共同基础上发展伙伴关系，对两国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方的成功都可以令对方获益。此外，包括中国在内，印度、巴西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成为美国竞争者的同时，也会令新兴国家与美国在贸易、交流关系，共同利益以及稳定、能源、安全、人力资源等方面实现互利共赢。

哈格尔认为美国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使中国保持“正常化”和稳定，美国必须促进中国实现更深入的区域一体化，并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而且中国国内的问题也不少，美国不需要为此害怕退缩，中国不会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虽然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但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必然走向互相敌视，如果陷入误区，就会导致两国关系走到危险和发生冲突的地步，因此决不能让偏执观念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

朝核问题

哈格尔认为，“朝鲜发射导弹的行为，不仅要求‘六方会谈’各方要更积极主动外，还应被看作是一次急迫的要求，要求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支持禁止核武器扩散。这是唯一现实和持久的解决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方法。”

中日以及美日关系

哈格尔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应该首先确保亚太地区的稳定，并发挥美国的稳定角色（America's stabilizing rol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与盟友保持友好关系，同时需要防止再现中日关系史上危险的对抗（not allowing a dangerous, historical Sino-Japanese confrontation to re-emerge）。

美国的未来

哈格尔认为，每代人都有他的历史使命需要完成，美国所要做的就是面对，美国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保持在世界的竞争优势。妥善解决国内问题，控制赤字财政，鼓励国内增加储蓄，解决日益增长的政府津贴问题，修复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推行移民政策改革。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

21 世纪继续保持优势。

奥巴马再度倚重美欧联盟

在美国人“移情别恋”数年之后，欧洲人总算等来了值得欢呼的消息。之前，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分而治之”政策（想想新老欧洲之说），被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把美国重塑为太平洋大国”的政策所取代。奥巴马提出美国把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令美国的老盟友欧洲哀号，“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好了，欧洲注定又要成为美国白宫的亲密朋友了。

对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两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奥巴马提名的人选分别是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欧洲人应该非常乐于与这两位政坛人物打交道。他们所属的那一代人已把大西洋主义融入了血液之中。他们的世界观都打上了“联盟对于打赢冷战非常重要”的烙印。他们是北约(NATO)和欧盟(EU)的铁杆支持者。哈格尔曾任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主席，该理事会是一家设在华盛顿、致力于维持欧美关系的智囊机构。他们也都很热衷参加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有些人担心，由于深陷于欧债危机之中，欧洲的地缘战略地位必然要受到削弱。这些人等来了更多好消息。美国白宫希望重新推动实现一个搁置已久的目标——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虽然大家经常听到美国官员在说（不仅仅是奥巴马被迫与三四位来自欧盟的不同“首脑”会面之时），欧洲是全球的一大麻烦来源，但欧洲仍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让美欧联盟重新焕发活力（并且带来亟需的经济增长），比展开监管控制大战和官僚内斗好太多了，这两者仍在妨碍贸易和投资发展。

没错，华盛顿的新动向凸显出欧洲一位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问题。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上周公开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奥巴马的助理们私下里一直在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不断谈到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决，这个主张很愚蠢。只要所谓特殊关系延续下去，大西洋主义就不会是欧洲主义的一个替代选项。如果退出欧盟，英国在华盛顿的发言权必然会受到削弱。卡梅伦如今意识到，离开了欧盟，英国就得一切都靠自己了。

作为荣获过勋章的战争老兵，约翰·克里和查克·哈格尔都是“先谈判，迫不得已才开枪”外交政策思路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联盟关系能够使美国实力倍增，而不是形成制约。他们绝非立场软弱。相反，他们明白，即便超级大国也要在决定开战之前认真思考战争将如何收场。对于这样的常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向我们提供了暴力血腥、代价昂贵的证据。

一些共和党同僚批评哈格尔在伊朗问题上过于软弱。共和党新保守派誓言将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期间展开有力抨击。实际上，他对于又一场“选择之战”的警告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一致。哈格尔希望与伊朗政府谈判。为什么不呢？美国将很难为自己与一个已经 30 年没有对话的国家交战做出合理解释。至少，你应该在实施轰炸之前了解你的敌人。

这些新保守派进一步批评哈格尔反以色列。这基于一种危险的混淆：把对以色列的支持，与支持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等同起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把破坏“两国方案”的一切可能性当作其使命。轰炸伊朗是这位以色列总理除与巴勒斯坦讲和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你可以在不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情况下支持以色列。

尽管在全球各地奔走，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几乎丝毫没有关注巴以冲突。一视同仁的做法会引起华盛顿以色列游说集团言辞尖锐人士的反对，对于一位对白宫怀有理想的美国政客而言，这太过危险。相比之下，据说克里非常希望重启会谈。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假如本月选举的结果如人们所预期，即内塔尼亚胡将继续掌权的话。

欧洲人可以助美国一臂之力。所谓的欧盟与伊朗的 3+3 谈判可以成为美国和伊朗双边谈判的保护伞。欧盟可以同意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敦促其参与到真正的谈判中来。欧洲各国政府也有能力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层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让他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美国战略中心转向欧洲，这其中蕴藏着更大的机遇。欧洲人可以借此机会，打破关于欧元危机令人窒息的自怨自艾，并重新设想他们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从阿富汗撤军，为重新推动北约保持其作为全球最强大军事同盟的地位，提供了空间。欧洲为何不能与美国一道将重心转向亚洲呢？

重整联盟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一切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如此。如果欧洲人继续压缩已少得可怜的国防预算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指望自己受到严肃对待。美国人的支出已占北约总支出的 75% 以上。一项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双方都做出痛苦让步，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欧洲愿意解决农业补贴问题。

或许，事实将证明，对于被欧元危机耗尽精力的欧洲来说，这些都太难做到了。但美国政府的走马换将给欧洲带来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机会。欧洲真的希望选择一种坐冷板凳的生活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

中美两强不会为争霸开战

华盛顿——如今很多人担心，中美两强局面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冲突。但我认为，在目前的后霸权时代，发生争取全球支配地位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诚然，这方面的历史很令人沮丧。自从 200 年前全球政治出现以来，为占据欧洲霸主地位，进行过四次长期战争（包括冷战），每次都可能导致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掌握全球霸权。

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进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核武器使争取霸权的战争破坏性太大，使赢得战争也变得毫无意义。在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单边的经济成功，不可能不给其他国家诱发灾难性的后果。此外，世界各国的人民已经在政治上觉醒，不再那么容易被强权治服，即使是最大的强权。最后，最重要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由敌对的意识形态所支配。

而且，尽管我们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体系，我们这两个国家的社会都是开放的，虽然开放的形式不同。这也能消解各自社会内部的趋向仇恨和敌对的压力。超过 10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读书，成千上万年轻的美国人在中国学习和工作、或参与某种专门研究或旅游项目。与前苏联不同，数百万的中国人经常出国旅行。还有好几百万的中国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每天接触着外边的世界。

所有这些与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争夺全球霸权的国家的社会自我封闭形成鲜明对比。自我封闭加深了仇恨，增强了敌意，彼此相互妖魔化也更容易。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近年来对中美之间友好关系满怀希望的期待，最近受到越来越敌对性的论战的考验，尤其是在两国的大众媒体上。对美国不可避免的衰落的推测，以及关于中国势不可挡的迅速崛起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场论战。

对美国未来的悲观看法，往往低估了美国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对中国崛起持过分乐观态度的人，低估了中国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不论是人均 GDP，还是各自的技术能力。

看似矛盾的是，中国着实令人钦佩的经济成功，正在强化一种对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调整的整体性需求，即：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权利的情况下，一个自称共产主义的政府官僚体系，如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驾驭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

对潜在的中国对美国军事威胁的过分简单化的焦虑，忽略了美国的优势，这种优势来自美国两面濒临大洋的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在任何一边，都有隔海相望的盟友。

相比之下，中国在地理上被并不总是友好的国家包围着，而且几乎没有盟友。有时，一些中国的邻国受这种情形诱惑，希望在他们与中国的领土主张之争或利益冲突中拉上美国，支持自己。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这类威胁不应该以单方面或军事手段解决，

而应该通过谈判解决。

美国媒体用“转向(pivot)”来形容奥巴马政府把重点向亚洲做相对调整的做法，对问题没有帮助，奥巴马本人从来没用过“转向”这个有军事内涵的说法。实际上，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大国、也是一个太平洋大国，这个事实从未改变，新政策只是建设性地重申了这一事实。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对稳定的中美关系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两国内部任何的敌对意图，而是来自亚洲，复兴的亚洲可能会滑向一种民族主义狂热，为了争夺资源、领土和霸权，引发类似 20 世纪欧洲那样的冲突。这种可能性令人深感不安。

有很多潜在的爆发点：朝鲜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或者印度与巴基斯坦。一旦政府煽动或允许民族主义狂热，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压力安全阀，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在这样一种潜在爆炸性环境下，美国在亚洲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参与，可能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稳定因素。的确，美国目前在亚洲所起的作用，应该与英国在 19 世纪的欧洲起的作用类似，提供一种“海外”平衡影响，不卷入亚洲的区域对抗的纠缠，不试图在该地区获得统治地位。

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不能仅仅依靠固有的盟国日本和韩国，还应建立在中美合作制度化的基础上，这样的参与才会有效，是具有建设性和战略敏感度的。

相应地，美国和中国应该有意识地避免两国的经济竞争变成政治敌对。需要的是双边和多边的相互密切接触，而不是相互排斥。比如，美国不应该寻求不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国也不应该寻求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历史可以避免重演 20 世纪的灾难性战争，如果美国能以稳定器的形式、而不是以地区警察的姿态出现在亚洲，如果中国能成为该地区卓越，但不专横跋扈的大国。

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和目前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发布了联合声明，大胆地规划了两国联合行动，提出建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美伙伴关系。随着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的开始，以及习近平准备在 3 月接任国家主席，两国领导人应该会面，重新确认和重新振奋美中关系。两国关系是充满活力、强健稳固，还是脆弱、充满猜忌？这些将影响整个世界。

（文章来源：2 月 16 日《纽约时报》，作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新闻部分编译：刘振宇、王子磊等）

焦点分析

奥巴马 2.0 时代遭遇亚洲

原文提示：在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总统在亚太地区得了高分。不过，在第二任期，他需要加把劲。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开始时着手组建新国家安全团队。虽然目前只有约翰·克里（John Kerry）确认加入，但其实主要角色已基本确定，如前参议员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杰克·卢（Jack Lew）。在接下来几周内，参议院将批准通过提名。

奥巴马已明确将亚洲作为其外交首要地区。他在东亚地区所花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长。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乐见奥巴马的连任，不过，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政府换届增加了地区不确定性，这使得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在外交上必须仔细权衡。

在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并与传统盟友（如日本和韩国）和潜在伙伴（东盟）加强了联系。而在其他方面，如俄罗斯和印度，则有功有过。但在今后四年里，奥巴马政府将面临一系列挑战，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鲜，以及最为重要的中国。

五角大楼已和东南亚国家扩大了防务合作，尤其是新加坡（美国海军濒海战舰即将在樟宜驻扎，并以此作为基地）、印尼（新军售合同、联合训练）、越南（美国海军将增加港口访问频率，同时进行联合军演和防务磋商）。

美国“亚洲重心”战略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加强相关国家应对低级别威胁的能力。比如，奥巴马政府希望加强这些国家的海空军实力，从而使国际水域免受海盗和其他各种威胁，确保航行自由，以此让美国海军腾出手来对付更大的威胁。为此，美国向印尼出售了 24 架 F-16C/D 战机，向菲律宾出售了一些近海舰艇。同时，美国也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地面部队的战斗力，以应对恐怖主义和叛军。此外，美国还推动边境安全项目，包括防止核武器及其他危险材料流向其他地区。所有这些都旨在促进世界和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

奥巴马政府明显地加强了与东盟各国的联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曾抱怨上一届美国政府对他

们比较冷落。奥巴马旨在推动美国和东盟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决定收到了积极的反馈，东盟国家领导人希望和美国加强沟通，他们也欢迎美国和缅甸开展对话。

东盟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在逐渐深入。2012 年 11 月，在柬埔寨进行的东亚和东盟峰会上，奥巴马邀请相关国家领导人参加泛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TPP）会议。会议决定，在 2013 年 10 月达成综合性地区贸易协议。

不过，由于各国之间在技术、经济、政治利益方面多有差异，2013 年 10 月似乎很难如愿。同样，中国所支持的、和东盟有关的项目也得面对一些差异，包括经济实力、比较优势、发展阶段等。对于 TPP 而言，虽然美国旨在恢复其在东亚的经济领导地位，但如果没有强大经济体的参加，比如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韩国，该合作计划的影响力将非常有限。

而且，东盟是比较弱小的实体。除非有较强的国家当年度轮值主席国，东盟不太可能做成大事。2012 年，这一问题尤为明显，轮值主席国柬埔寨缺乏领导力，并且其亲华政策使东盟无法在海上主权问题上表现强硬立场。如今，如果美国想要在东南亚有所作为，就必须通过双边联系或合作方式，或通过相关国家多边联系，而不是通过东盟。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在多年不顺之后，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加强了与盟友的关系。奥巴马和澳大利亚总理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在 2011 年 11 月共同宣布在澳北部城市达尔文派驻 25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并会在将来逐步轮换，最终增至 2500 人，同时也加强美军在澳其他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标志着两国重启军事同盟关系。

在第一任期结束时，美日关系已逐步好转。先前，两国关系因冲绳当地居民要求美军撤出普天间基地而变得紧张。之后，日本新一届政府想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平衡外交。而美国则坚决反对朝鲜发射导弹，以及中国的海军发展计划。

2010 年，朝鲜半岛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韩国的天安号战舰被击沉，延坪岛发生炮战。对此，美国坚决站在韩国一边，从而赢得了韩国政府的好感。而相比之下，中国拒绝谴责朝鲜的行为。而即将卸任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则站在美国身后，要求朝鲜弃核，并停止研制导弹。

菲律宾对奥巴马政府积极参与东南亚事务表示欢迎，因为该国的地区利益诉求较大。奥巴马政府加强了美菲军事同盟，努力在南海保护菲律宾的安全，同时协助提高该国军队的实力，协助推进棉兰老岛穆斯林地区的和平进程，并帮助菲律宾发展国内经济和民主政治。

最后，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Panetta）和泰国国防部长签署联合声明，重新确认了两国军事同盟关系。帕内塔强调，美国愿意帮助泰国军队增强战斗力。

美国和东盟国家加强了联系，但有一件事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而且会对合作关系产生系统

性的冲击。虽然目前态势不错，但如果没有增进合作的努力，美国和东盟也许会渐行渐远。

这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已进行了几次核试验，并尝试研制可携有弹道导弹的小型核弹头。虽然朝鲜的导弹目前打不到北美洲，但日本及那里的美军基地却在其射程之内。有专家预计，由于朝鲜研制远程导弹的势头不减，在五年内，朝鲜将拥有打到北美洲的洲际弹道导弹。

在国际社会制裁朝鲜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有很大功劳。但最近联合国有报告称，制裁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有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暗中使绊。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削减朝鲜核武库或让其弃核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奥巴马政府一直想和朝鲜就核武器及其他问题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展开直接对话。但平壤却一意孤行，在 2012 年 12 月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并且宣称还将继续进行核试验。对此，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实施单边和多边制裁。

在“战略性耐心”的对朝政策下，奥巴马政府表示，朝鲜应在核计划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但这一政策有不少风险。首先，朝鲜因此而有喘息的时间来加强其核武器性能；其次，朝鲜可能继续发射导弹或进行核试验，以表明其发展核力量的坚决态度，又或者只是因不受重视而自我炫耀；最后，如果韩国实行强硬的反击政策，那么半岛出现擦枪走火甚至激烈冲突的可能性较大。

韩国新当选总统朴槿惠希望树立与前任不一样的总统形象，并且加强了与朝鲜新任领导人的外交接触，此举表明新总统希望开启新的国内政策，鉴于此，有关韩国新当选总统是否会像在任总统李明博那样坚决支持美国的防止核扩散目标充满了变数。

伊朗核问题依然是新一届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大难题。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国面临诸多质疑和挑战。到目前为止，经济制裁未能让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铀浓缩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制造核武器。然而，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通过武力试图摧毁伊朗的核计划会很容易失败，并且有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由于缺乏好的方案，泛太平洋国家在如何应对伊朗核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分歧。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亚洲国家支持外交和制裁并行的“双轨”政策。当然，正如奥巴马总统先前所讲，虽然美国和国际社会努力通过谈判与伊朗政府达成一种折衷方案，但是伊朗人在意识形态上如此热衷于拥有核武器，使得他们不会用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理解核问题。

伊朗政治体制将核问题扩大化。自 2009 年充满争议的总统选举以来，伊朗国内派别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使得华盛顿跟德黑兰之间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变得愈加复杂。两国间出现了一种不幸的状况。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朗的谈判人员就核政策或其他核活动表现出支持折衷方案的倾向，伊朗国内的改革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就会攻击他们，谴责他们出卖了伊朗的国家利益。除非

伊朗出现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新领导者，并且能够设想真正地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不然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达成和解就是空谈。

奥巴马政府力图在大多数美军撤离阿富汗后能够稳定阿富汗的形势，但是美国能否实现这样的目标依然不确定。上个月访问华盛顿时，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与奥巴马总统就加快美军撤离阿富汗达成一致意见。奥巴马通过引用美军在阿富汗击败基地组织，削弱塔利班势力以及加强阿富汗安全实力方面取得的成就来证明所作出的决定是无可厚非的。之后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 34000 名美军将于明年撤离阿富汗，比之前制定的到 2014 年底撤出所有驻阿富汗美军的时间表提前了。

奥巴马还讨论了 2014 年之后阿富汗-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但是在如何实施去年在喀布尔签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两国政府并没有给出详细解释。两国间的讨论也没有解决一些不确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阿富汗如何确保在 2014 年举行一场自由公平的总统选举，以及如何与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以及其在巴基斯坦的海外支持势力进行和平谈判。

谈到选举，巴基斯坦可能会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一届民选政府将权力过渡到下一届民选政府的现象。不幸地是，今年春季将要举行的国家选举可能会让一些不怎么支持美国利益的政客上台，面对国内民众对美国的敌意日渐高涨的形势，这些人不遗余力地弱化与美国的反恐战争合作，尤其是在无人机的使用上。不管谁从今年的选举中胜出，都会发现很难抑制住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内部协助阿富汗和印度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势力。暂停五角大楼使用穿越巴基斯坦领土的陆地供应线向位于阿富汗的北约部队供应物品，以此来敲诈勒索美国，这样的诱惑始终存在。

2011 年，巴基斯坦禁止美国使用陆地供给线长达一年，奥巴马政府“重置美俄关系”政策帮助北约度过了艰难的 2011，因为五角大楼利用奥巴马执政期间建设的北方配送网络能够通过俄罗斯及其中亚盟国运输防卫用品。尽管出现了改善迹象，俄美关系在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上依然是剑拔弩张，并且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也无法获得俄罗斯的绝对支持。自从普京重新执政，朋克乐队丑闻事件，禁止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以及政府镇压国民自由等事件使得俄罗斯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急剧恶化。经济疲软导致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下滑，包括在美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新法律，禁止被认为与谢尔盖·马格涅茨基之死有关的俄罗斯官员进入美国或使用美国的银行，此举激怒了俄罗斯人。作为回应，俄罗斯议会通过了一项不利于自己的议案，限制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

尽管俄罗斯也在致力于重返亚洲，但是奥巴马政府在制定亚洲地区政策时依然将俄罗斯置于次要地位。俄罗斯或许会抵不住诱惑与中国结盟来解决两国对于美国军事政策的担忧，并引起美

国的注意。中俄最近宣布将会合作应对美国的的导弹防御计划。中俄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的目的是对抗两国的核威慑力及全球影响力。同时中俄还加强了两国间的能源贸易。

然而，影响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的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如何融入美国制定的新的政策框架。关于中国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问题之源，美国官员各执己见。不过，奥巴马政府需要在抑制和接触中国之间寻求一种强有力的平衡关系，既要让美国的盟国相信美国不会抛弃他们、让他们独自忍受中国的强大崛起，也不会使他们陷入与中国的恶性对抗。

奥巴马政府努力通过强调一般原则（包括航海自由，和平解决领土纠纷等）而不是执行矛头直指中国的政策而避免直接对抗中国。尽管如此，中国的一些政策制定者指责美国在中国的后院挑起事端。他们谴责美国对台军售，在亚洲部署导弹防御装备以及通过外交手段干预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海上领土纠纷。亚洲其他国家领导人普遍地欢迎美国重新在亚洲部署军事力量并加强其在亚洲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煞费苦心来避免被当作是美国对抗中国的同盟。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所阐释的美国对东亚的经济愿景向中国发起了挑战。后者一直在积极游说亚洲其他国家签订不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不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但前提是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终止对国有企业的资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采取其他一些长期以来反对或不愿意实施的政策。

但是对奥巴马的亚洲政策产生最严峻挑战的还是国内问题。美国面临十分严峻的财政环境，这样的局面会限制美国能够用来实施重返亚洲政策的资源。

即便五角大楼的预算进一步增加，美国依然需要“平衡再平衡”，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增加美国民间的国家安全机构可以使用的资源来加强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中的非军事组成部分。

当前民众关注军事重整——想要知道会有多少美国军舰和飞机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让亚洲误以为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就是重新在太平洋地区布置大规模军事力量来牵制中国。更加强调美国民间机构在美国重返亚洲策略中发挥的作用会有助于消除这种误解，并且会更加容易得到谨慎的亚洲领导人的支持。亚洲领导人希望美国在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又不想做中国的敌人。

本文作者：理查德·威茨 (Richard Weitz)，系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欧洲、欧亚大陆和东亚地区的安全发展、美国的外交、国防和国土安全，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诸方面。译文来源：《外交学者》网站，2 月 21 日文。梁辰翻译。